

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三种基本形态^{*}

侯丽羽 张耀灿

【内容提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形成普遍观念并上升为公众意识的过程，蕴含三种基本形态：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话语、追求普遍观念形式的学术话语与融合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生活话语。这三种话语形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核、中间层与具备渗透功能的表层，为言说对象提供政策规范、知识系统与行为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侯丽羽（1980-），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0015）；张耀灿（1937-），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言说者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对言说对象进行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系统教育时的语言符号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这段话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三种基本形态：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话语、描绘社会普遍思想的学术话语、融合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生活话语。其中，政治话语居于深层，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内核，决定话语的性质和根本方向；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框架，是连接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的中间层；生活话语弥散于整个话语系统，形成对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包裹。这三种话语形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为言说对象的思想行为提供政策规范、知识系统与行为意义。

一、政治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核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话语是由言说者发起的体现政治意图，具有浓厚价值观念和明确的价值导向，旨在影响言说对象政治素质与行为的一种话语。一部历史文献或决议、一场爱国主义演讲、一本教材或专著，都可以成为政治话语的载体。政治话语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内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话语本身的政治性。批判话语分析学派认为，所有的话语以及话语分析都可以被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常态化机制研究”（15KS091）和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文化向度研究”（2018BKS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作政治性的活动,对话语进行政治和非政治的区分是不可能的。这种判断未免有些极端,但话语与政治交织的观点则是毋庸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言说行为不仅属于言说者个体,其更重要意义在于,这种行为能够借助语言符号来表达政治价值,巩固并延续政治权力。把话语理论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必然要求在于话语是一种能对权力进行调控的规则系统^①,话语对于权力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具有潜在影响和操控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以不同方式消解政治权力,尤其是政治霸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言说者而言,它具有制度化的身份,通过话语这个“par excellence (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符号”^②达到维护自身或排斥异己的意识形态目的。政治话语内核地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教育^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元问题”,关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生成与建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区分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从二者关系的角度区分了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和非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用“体与用”“本质与属性”的哲学范畴,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政治本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本质的论述意义深刻:一方面,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具备政治属性与本质,它犹如生长在政治信息之上的坚硬外壳,难以扩散和有效传播;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具备排斥异己、保护自身的政治使命,从而使其意欲突破坚硬外壳的束缚,发挥自身强大的政治动员与劝服功能。意识形态突破坚硬外壳,扩展影响力最重要的外部形态自然是政治话语而非其他,这也构成了其话语不同于其他话语类型的边界。

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话语功能的发挥,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的意指实践来完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提倡用道德话语来对民众进行灌输和教化。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也说得明白无误“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其中的德、礼、教承载了道德教育与政治灌输的话语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倡导“个人奋斗”和尊重“个人自由”的美国,看似没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只是表现形式隐蔽,其话语融入整个政治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罢了。譬如,美国学生必须接受的历史教育,是资产阶级发展史和统治者个人奋斗史的融合,其中个体行为代表资本力量与国家利益,教育的实质在于强化资本逻辑的合理化。这一出发点与做法构成了美国意识形态生成的关键,旨在维护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念,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话语,主要来自经典作家的著作、党的领导人讲话、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等,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表达,讲究逻辑,体现艺术性,特点鲜明。政治话语中的思想观点,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力求得到最准确和最恰当的表达,其成熟度远远超出一般的理论话语,是不能被忽视的。相对于丰富活泼的生活话语而言,政治话语显得严肃严谨。这是因为党的文献要避免实际工作指导中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讲究全面性和系统性。因此,纯粹的政治话语往往不够生动新奇,需要做形式上的转换。

在认识和运用政治话语时,要坚持其根本的阶级属性,并根据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第一,坚持政治话语的无产阶级立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对“精神力量”的决定关系,即统治阶级“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④。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避讳自己

① 参见(美)艾莉森·利·布朗《福柯》,聂保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页。

② 《巴赫金全集》第2卷,李辉凡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③ 参见郑永廷《论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话语的阶级属性，致力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次决议》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在工会中灌输阶级斗争的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构建提出了启发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逻辑推动消费主义盛行，某些人的目光聚焦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对于阶级问题兴趣淡漠甚至消极回避。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未终结，反而借助新的媒介载体和文化表征，表现形式有时很隐蔽，但影响持久，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第二，把握政治话语的社会性，着力解决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问题。从运行载体来看，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所谓“民主政治”的载体；二是文化产业的载体；三是物质与消费的载体^①。这就意味着信息社会的“原住民”——青年群体的政治观念面临普世价值的蛊惑、西方文化霸权的入侵与消费主义逻辑宰制的全面冲击。尤其是在文化发展媒介化的趋势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日趋激烈，青年群体的社会学意义和意识形态价值充分表现出来。青年既是热情参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也是容易被利用的群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形成的重要力量，如何在复杂的媒介文化环境中构建符合青年心理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则成为重中之重。第三，依据时代发展的主要矛盾，动态生成政治话语内容。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生活空间的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话语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更新内容。在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近现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最大的政治。如何为其进行政治动员是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标，政治话语主要表现为推翻三座大山压迫，实现救亡图存的革命话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顺经济发展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明确的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引导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的政治责任和使命。

二、学术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中介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性质由政治话语决定，但其意识形态基础作用的发挥，则不仅需要政治话语的规范系统，还需要学术话语来确定解释框架，引导人们将正确的政治观念、合理的道德意义融入日常生活中去。政治话语的权力属性与学术话语代表的知识系统相互促进，循环互动，“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②。学术话语产生于理论研究与交流实践中，是由特定的价值判断、学术概念和逻辑推理构成的完整的学理表达系统，“它以精英的立场和学术的方式确立起自己在知识权力中的核心地位”^③。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生产有关政治教育、道德规范、思想认知的特定知识，掌握其产生规律与流通过程，是重要的学术活动，也是学术话语的产生过程。

学术话语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提供学理支撑和解释框架。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有内在的逻辑结构，由此形成“内容 I”，出于教育教学需要而编写和讲授的内容是根据“内容 I”转换而成的“内容 II”^④。还有学者据此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对思想理论原初话语进行转

① 参见李冉《谁之主流 何以主流：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判与建设愿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9页。

③ 陈德祥《话语理论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参见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换的过程^①。在转换的过程中，第一个任务是审视、阅读和加工政治话语，为其寻找理论支撑，上升为普遍的知识形态。根据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不同，知识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紧张关系的知识，秉持“为知识而知识”的信条，试图形成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中心；第二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促进的知识，从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取合法性，又赋予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性，二者相互认可、互补；第三类是大众认可的一般知识，沉淀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大众文化，内容丰富多样。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决定其学术话语致力于第二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并在对抗第一种、吸纳第三种知识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发展。

学术话语的必然性也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具备一定的非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趋于稳定和固化，决定其政治性和批判性。除此之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身也属于教育话语的范畴，具有一般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向理性的意涵回归。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概念，人的问题有不同种类，有政治问题，但更多的是不能用简单生硬的方式来解决的思想问题。在解疑释惑，尤其是在推动重大政策或面临突发事件时，教育者若能从学理高度，用学术逻辑和学术语言来阐释道理，则更有说服力。这主要是因为学术话语本身具有一种反思性的自觉，追求客观真理，值得信赖。

学术话语归根结底受到实践和创新规律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话语的打造与理论的自觉自信直接关联，主要包括三个重要内容：一是有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经典话语。这是典范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话语更新的频谱中，生命力最长久、影响最深刻，形成话语底线。“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之内，致力于维护经典命题与核心话语一以贯之，保持学术话语生产的理论逻辑与经典话语思想实质的一致性，加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异己意识形态的批判，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牢固根基。二是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话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深刻的学理内蕴，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其中，社会基本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基本问题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提供了现实的分析文本。三是中国梦话语。这是经典话语和现实话语合乎逻辑的拓展，是融合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变化进行的理论创新。如何把中国梦与个人理想结合起来，让个人敢于筑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生力军，是思想政治教育有关未来发展话语的关键命题。

对学术话语的使用要避免以下倾向：一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书斋式运用，或局限于对经典作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观点的诠释性运用；二是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所蒙蔽，迷失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三是坚持所谓的“纯学术”活动，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做学问。思想政治教育言说者担负着学术传承、创新和传播的职责，发挥着实现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功能。葛兰西把知识分子视为实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必须将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的集体加以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对知识分子进行组织与教育也就非常重要”^③。知识分子的角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言说者在传承和发展学术话语时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坚持真理性，构建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科学越是毫

① 参见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及其路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② 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③ 仰海峰《文化理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① 思想政治教育言说者既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话语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懂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和传播规律，又要掌握受众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成长和成才规律，并对普遍规律做出个体化解读，把握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现实问题，提供可靠的解决办法。第二，坚持创造性，推动知识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提供了生动的原始素材，如何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则必须依赖专业人士进行系统思考与创新提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以对相关基础知识和前沿问题的独立思考为前提，着力打破范式藩篱和方法禁锢，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以宽厚坚实的研究基础支撑话语研究与实践探索。第三，坚持自律性，自觉进行思想教化与道德规范。自律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明确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遵守政治纪律，遵守学术道德和规范。一味迎合受众模糊认识，哗众取宠的言说者自然难以发挥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关涉的问题从来都“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②，教育者在享有学术自由和获取学术民主权利的同时，也担负着相应的政治责任与学术义务。

三、生活话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表层经验

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应质疑、反驳责难，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在日常生活关照言说对象的精神需求，激发其思想兴趣，实现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向生活话语的延展与转换。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生活话语是教育者在一定语境中使用的来源于日常生活，符合受众思想和行为特点与需求、能不断创设新意的话语类型，具有自发性与自为性、开放性与发展性、多样性与指导性、碎片性与系统性相统一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活”“物质生产”等这些表示“日常生活”的范畴予以充分尊重，突出强调了日常生活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重视劳动、回归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重要区别。

人类的一切思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外观，但从其生成根源来看，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话语。其一，日常生活贯穿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过程，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基本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成的根基。卢卡奇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河，一切更高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的科学与艺术从这条河中分流而出，又通过影响日常生活再次汇入河流之中^③。人置身于日常生活，主要从事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等，于这些感性活动中形成思想观点、道德规范，并通过衣食住行、人情世故等平凡琐事体现日常生活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解决的正是人在面对自然、他人和自身时所形成的困惑、难题与思想症结，与日常生活关照领域相互融通。其二，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寓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首先是一种话语，是一系列符号的集合，具有意义生产功能。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解疑释惑。困惑蕴含着人们对社会意义的理解与建构，这种理解与建构以不自觉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历史的转型时刻，才显示为一种断裂性的理性存在，并开启人们思想方式、审美趋向和价值行为转变的可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在于发现、挖掘言说对象的本质。生活世界的意义也在于“通达了人类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② (美) C.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82页。

③ 参见(匈) 卢卡奇 《审美特性》，徐恒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1页。

切实践行为及其历史成就，从整体上规定着人的存在本质”^①。马克思摆脱了旧哲学的抽象人性假设，把人的本质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的关照，是对其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审视，对人具有的类本质以及个体本质的挖掘。其三，日常生活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形成逻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实践，广泛存在于包括学校教育、大众媒介在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通过社会舆论、环境熏陶和社会风尚这些日常生活机制产生效能，沉淀为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文化因素，将个体召唤或质询为主体，实现强大的规范功能。其四，日常生活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归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日常生活具备丰富内容和多样形式，为个体的体力、智力和创造力等本质力量的释放与发展提供场域；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活动、交往活动、观念活动全面体现出对自然、对他人、对自我的认知与改造，蕴含着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机制；日常生活不仅是一种物质活动，也是一种观念活动，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提供了基本要求，并提供了检验机会。

在运用生活话语时，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一是把日常生活政治化，变成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放大日常生活的政治意涵，违反日常生活的本质；二是把日常生活视为平庸的东西，告别崇高，虚无社会理想和宏伟目标。这两种做法其实都是对日常生活的偏见，前者过分忧虑日常生活中的人欲，后者则为人欲欢欣鼓舞。日常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分离，要么造成无现实的真理，要么造成无真理的现实。只有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抵消各自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话语的意义，一方面表现为批判性，尤其是对消费主义泛滥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物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在对日常生活的尊重和反思中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避免抽象贫困与曲高和寡；另一方面在于揭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意蕴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价值，建立起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的良性互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这些新话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体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话语的重要来源。

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三种形态相互支撑，累积叠加为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其中，生活话语是言说者和言说对象说出、听到的部分，属于表层的经验范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一般话语的特点，包含多层意义。这就需要潜入其深层的政治话语中来厘清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阶级属性与价值指向。学术话语是由表层抵达内核的连接中介，赋予政治话语合法化，并对日用而不自知的日常生活话语进行抽象提炼，为主导意识形态提供学理解释和理论框架，促使其不断更新、延续并持续发挥功能。

参考文献：

- [1] 邓纯东 《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 [2] 侯惠勤 《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 [3] 孙其昂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
- [4] 宇文利 《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政治价值观的再生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 [5] 陈曙光 《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编辑：张 桥）

^① 王俊 《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